

目 錄

阿雷山德列

歡迎詞

3

受獎演說

9

毀滅與愛情

17

大版圖

153

得獎人與作品

317

著作目錄

367

目
錄

以撒辛格

377

路柏林的魔術師

621

得獎人與作品

661

著作目錄

阿雷山德列

西班牙

一九七七年得獎

生：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西班牙塞維亞）

得獎理由

因寫富有創造性的詩作，以西班牙抒情詩的傳統及現代思潮為根基，說明人類在宇宙及當今社會中的處境。

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雷山德列的歡迎詞

瑞典學院

卡爾·基羅博士

陛下

閣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畢先德·阿雷山德列先生。他的作品令人難以了解而且常常引起爭論。後者也許就是因為前者而造成的。就是他的一些忠實的讚美者，也對他的詩作提供了各種不同的解釋。

然而有一點是大家都同意的：阿雷山德列在西班牙的心靈生活上有他的地位和重要性。在文學史上，他藉著無比的廣度和力量成為闖進一九二〇年代西班牙詩壇潮流的一分子。在

這些生龍活虎的先驅者之中，畢雷亞德派（註①）是其中一支。由於沒有一個人能夠以肉眼還辨出這組星羣的正確數字，所以我們口頭上稱為「七姊妹」派就格外適當。除他們以外，分有更多的詩人閃爍其間。在西班牙詩壇的蒼穹中，這些畢雷亞德派詩人大概總計有二十五人左右——一羣閃耀的才藝抒情詩人。這些詩人中最閃亮而且最持久的星星就是畢先德·阿雷山德列。

這些詩所表現的新風格和法國詩的超現實主義很類似，這一點是很醒目的。有些西班牙詩人寧願把這種近似性稱為是「外表的」。他們有時候不太願意強調兩者之間的特點，他們強調的是他們的「叛逆性」（unconfomity）要來得強烈些。西班牙的獨立宣言並不是沒有根據的。「第二次黃金時代」（註②）——畢雷亞德派的時期與突破的另一個名稱——直接了當地追溯到第一次的黃金時代，也就是西班牙絲互世紀之久的偉大時代——新奇作品的

註①：意為由七人組成的詩派。

註②：十六、十七世紀，西班牙文學無論是在質方面，或是在量方面，都是名列世界第一，是西班牙文學史上第一個「黃金時代」（Edad de oro），從十九世紀末至今則為第二個「黃金時代」，在這第二黃金時代裏，包含了「九八年代」及「二七年代」兩個主要的文學活動。

時代。這些年輕的文壇精銳聚集起來發出他們巨大的一擊，他們採用一種標準以慶祝路易士·剛果拉（●註）的三百週年紀念。剛果拉氏是所謂吹毛求疵的「也斯提羅果陀」（*esilio culto*）派的創始人，他創造了極端細膩而又用字華麗的「剛果拉主義」，並且享有盛名。以矯飾的手法所創作的西班牙新詩上的模仿作品，以及以田園題材為背景的民間歌謠，都是一九二〇年代底里牛斯山南麓文藝復興的特色，作品的內容不可否認地和塞納河畔的文藝宣言未盡相同。

這一代的新興詩人躍入文壇之際——以羅卡為首——整個西班牙的詩壇為之掀起風雨，阿雷山德列也同樣忙著揮動他的筆。他當時受僱於西班牙的鐵路公司，所寫的作品鼓吹理性的需要和鐵路員工的養老金及勞保等問題。但是在一九二五年，有件事情發生了，那決定了

註③：剛果拉（Luis de Góngora y Argote 1561~1627）是西班牙「黃金時代」的偉大詩人，他應用拉丁文主義、新詞語、新觀念、罕見的、奇異的浮夸和譬喻作詩，替西班牙文學創造另一新風格。剛果拉主義（*Gongorismo*）也可稱為崇拜形式主義（*Culterismo*）。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間假塞維亞文學協會（*El Ateneo de Sevilla*）舉辦演講會，其目的是為受排斥的剛果拉辯護，恢復剛果拉的文藝路線——重形式主義，是這個年代的神聖使命，他們不但沒有打破傳統，對於傳統更是尊敬與崇拜。

他生存的一輩子而且影響到今天。他得了嚴重的腎結核病症。這件事從兩方面改變了他的生活。他必須離職，同時以一種不同的溝通方式取得另一種職位：寫詩。在人們慶祝剛果拉週年紀念的時際，他還沒有出版他的第一本詩集，不過他已經在畢雷亞德詩人羣所辦的雜誌上發表過不少詩，也是該詩派的成員。他也許是和所謂的「黃金時代」最扯不上關聯的一位詩人，也因此他是最靠近巴黎方面的新的文藝思潮。這或許就是阿雷山德列的詩友能夠據理力爭地宣稱：西班牙超現實主義給予法國超現實主義一直所欠缺的基本立場——法國沒有一位偉大詩人：畢先德·阿雷山德列。然而阿雷山德列在這文藝前線的論爭中，始終沒有擔任居間調停的角色。針對所謂「自由發揮」(l'écriture automatique) 的基本信條，他堅持他相信的是一種「創造性的意識」(la conciencia creadora) 他要保持他自己的風格。

簡而言之，這種風格是從廣闊無際的視野到現實特寫的路徑。阿雷山德列決定性的詩集中的一集，取名是「毀滅或愛情」。這集的取名就含有豐富的意義在內，某些研究阿雷山德列的行家們，把這本詩集看成一種「或此或彼」(Either-Or)，祁克果曾經這麼說：「如果沒有愛，所有遺留給我們的就毀滅了。」但是「或」這個字不但可以意謂著二者擇一的對比，也可以意謂著解釋性的添加。這樣看的話，這本詩集的取名也能說是：毀滅，換句話說，就是愛。也許從整體的創作角度著眼，這本詩集比較能夠求得一致的觀點。這些詩和以後那些詩所要描寫的對象以及阿雷山德列從他的初次作品「外形」(Ambito) 以來所追求

的就是這種整體的創作角度。如同他自己說的：人本身就是宇宙的一分子，而且在他的自我存在意識中與宇宙並沒有什麼不同。」愛即毀滅，但是毀滅是一種愛、自我隱沒，以及人們內心渴望從他分離和拋棄的狀態中，回到世界秩序中來的結果或行為。所以他的死亡觀點在一個有意義的生命面臨一個無意義的死亡的絕望情況。惟有死亡，生命才能取得它的意義和趨於完整；這是「最後之誕生」(Nacimiento último)，也是他後期詩集中一集的名稱。而阿雷山德列毫不猶豫將他的觀點帶進弔詭的極至，那就是：「人並不能互久存在。」換句話說：只要他活著，他實際就沒有出生。

但是從人是宇宙的一分子的信念來看，就必然會瞭解：我們在地球上的短暫生命也是某種同樣途徑事件的一部分。就是由於那種瞭解，又將阿雷山德列帶回到他所謂的「紅塵」(the tellurian world)之中，也使他繼續寫接近生活的作品，以一種他從前所不曾使用過的開朗而直接的手法來寫，同時造成他的最後兩本書——在這個演講的引言部分提過——成為到目前為止他的作品中的顛峯。在他達到那顛峯的途中，雖然他知道他正往那裏去，他寫了一首詩，叫做「兩黑暗之間的一道閃光」(A Lightning Between Two Darkneses)發表於「珊瑚史」(Historia del corazon)雜誌上。一邊是土地，一邊是人類，而生命必須予以肯定，只要我們擁有它。不管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有一個天才夢想者，在我們這個時代，在這裏，在我們預備解釋戲劇的意義的時候，他引出了另一個觀點的說法：

「我們正如同那些構成夢境的材料一樣，

而我們的微小生命是給睡眠所環繞。」

從外在來說，阿雷山德列同樣走的是他自己的路線。內戰來的時候，他已癱瘓，只能聽著外頭炸彈的爆發聲。羅卡被謀殺了，其他的詩友同道死在獄中，而在其他剩下來的人在內戰結束時紛紛流浪異國的時際，這一羣星座就散落到天涯海角了，他們只有把殘廢的留在後頭無法兼顧了。但是心智上來看，阿雷山德列也拯救了那個政權。因為他從來不向該政權低頭過，仍然不停地寫作，雖然微弱，但是從未間斷。藉著這種毅力，他成為西班牙精神生活的聚合點和力量的泉源。我們今天深感榮幸而要頒獎給他的成就是針對這一點。

瑞典皇家學院感到萬分遺憾，由於阿雷山德列先生的健康情況，他今天無法到這裏來領獎。但是我們願意向代表他領獎的傑托·派頓先生——他是阿雷山德列先生的朋友，也是一位年輕的詩人同儕——轉達我們最誠摯的賀忱給阿雷山德列先生，並請您從國王陛下手中接受頒贈給他的諾貝爾文學獎

受獎演說

此時此刻，對一個從事文學工作者的一生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即使在下能使用最華麗的詞藻，也將無法表達在下來此參加此一盛會的感受和謝意。我生長在一個保守的家庭，但幸運地享有充分自由與開放的意志，浮躁的個性使我從事一些性質不盡相同的工作，曾擔任的工作計有法商教授、鐵路職員、金融記者等等。從年輕時開始，閱讀、寫作就給我浮躁的心靈帶來了安慰。十八歲那年就嘗試動筆寫詩，作詞，在動盪世局裏隱蔽地勾出生命的藍圖，雖然，目標似是未明確的，一種年輕的冒險。後來，由於命運的作弄，犯了絕症，我只好放下所有一切耗體力的工作，遷居到鄉下，棄絕社交活動，好好靜養。臥病在牀的時候，帶來無限的空虛與孤獨，爲了遵守醫生的囑咐，不作太耗體力的工作，又爲了空虛的心靈，我開始全心灌注在文學寫作上，從此，這份激情就未曾離我而去，一直鼓舞着我。

孤獨的時刻是創作思考最好的時刻，而孤獨與思考帶給我一種新的感情，一種我從未失落過的憧憬；憐惜人類之遠景。自從那時開始，我總是振臂高呼：詩是語言的通訊。詩是詩

人要去探究連續不斷的問題，每一首詩就是一個需求祈禱和問號，有時得到的回答是緘默的，但永遠是連續的；通過歲月，讀者自能從閱讀裏找到答案。詩是高級的對話，詩人出問題，讀者默默地作答。

現在，我想使用最優美的語言，來談談諾貝爾獎金對詩人所代表的意義。當然這是不容易的，我只是這麼說，此時此刻的我，在肉體上，靈魂上，都與你們同在，因為諾貝爾獎金正是這個回響，不是緘默的，也不是間斷的，而是一下子暗示一致的，奇蹟般變成全體的心聲，不息地回答那指向人類的問題，所以非常感激瑞典學院真誠注意到我作出這種及時一致的心聲象徵。另一方面，我認為一種獎賞，正如今天我所接受的，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無例外，應是對文學傳統的一種獎賞。因為作家——今天在下，正是在這一傳統下成長的。不容置疑的，特別是詩和藝術，向來一直是屬於傳統的延伸。在此傳統性之下，每一位作家極其限度都代表朝向一種美的不同表現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其基本的使命是給年輕一代傳遞富有生命的火炬，此一艱巨的任務得不斷延續下去。爲了實現此一目的，詩人的誕生似乎應該秉有最優良的才氣，但若生長於一個不列於藝術的環境中，將不能充分發揮詩人的才華，甚至，我深信一位才氣稍差的詩人，若幸運地生長於一個朝氣蓬勃，富有文學創作的運動中，也將能扮演較佳的角色，我本人很幸運地能在這種環境中來到這個世界。如衆所週知，在我出生前的一段歲月裏，西班牙文化經歷了一加速復興的過程。小說家加爾多士（Galdós），

馬洽洛 (Machado) , 烏拉木諾 (Unamano) , 歡·拉蒙·希梅尼斯 (Juan Ramón Jiménez) 和貝克爾 (Becquer) ; 哲學家如奧爾狄加 (Ortega Y Gasset) ; 散文學家如阿佐林 (Azorín) 和巴洛赫 (Baroja) ; 戲劇家如巴節·恩克蘭 (Valle-Inclán) ; 畫家如畢加索 (Picasso) 或米洛 (Miró) ; 音樂家如花耶 (Falla) , 他們都不是一時之作僥倖完成的, 就是在這樣豐盛泉源滋養下茁壯成長的, 沒有它, 我將一事無成。

在講臺上向你們講話的我, 再次要感謝那些孕育我們的前輩們, 那是使我成長的另一世界, 另一時代, 因為他們, 我和我的同伴們, 今天才能取得一席之地, 用純真的或特有的語言致詞。

我不僅要敘述那些構成近期最顯著、最有影響傳統性的人物, 亦要提到另一中期的傳統, 時間性雖較遠, 亦和我們這一代息息相關。這一傳統是由我們「黃金時代」的古典作家組成, 他們是加西拉索 (Garcilaso) , 雷蒙 (Frag Luis de León) , 拉古斯 (San Juan de la Cruz) , 剛果拉 (Gongora) 及羅拔·狄維加 (Lope de Vega) , 通過這一傳統, 我們深感彼此聯結在一起, 從那裏, 我們也接收了不少精華, 西班牙文化之所以能復興, 更新, 應歸功於其長期充沛的滋養, 經由「加爾多士年代」(註①)及「九八年代」給我們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二七年代」絕無輕視過去那漫長歲月的意向, 正巧相反, 呈現於我們眼前的是一連串燦爛的火花, 我們不曾「閉關自守」而是開放接納。

我們的時代是傾向於熱情和肯定。我們決不悲觀和懷疑，也不沉默無言，支吾搪塞。不論其在何方，對一切有價值的觀念，我都曾投入強烈地關懷。倘若我們是激烈改革者，假如我們是真這樣，那也是因為我們以前曾經熱愛過，吸收過，包括那些在今天曾遭受民衆羣起反對的價值觀，我們也曾堅定不移以它為根基，獲取力量，戰戰兢兢地向命運之神挑戰，因此，你們不要感到驚奇，一個曾經是超現實主義的詩人，今天頌揚傳統，傳統與革命是兩個相等詞。

傳統在人生旅程上並不是垂直而是水平的，鼓舞我們進行兄弟般的競賽，我指的是另一羣跟我們經歷相同人生的年輕人，（我當時也是其中之一）。我是何等的幸運，能跟那些可敬可佩的詩人，一起生活成長，擔負起時代的使命，我熱愛他們每一位，正因為彼此有異，我才創造了另一世界，此外，我們唯有接近他們，面對他們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當人類四周的品質越優異，對我們就越有利，我可以那麼說，我之所以能夠擁有自己命運之豐富資產

註①：所謂嘉爾多士年代是指十九世紀後葉，也是西班牙現代文學的啓始。加爾多士（

Benito Perez Galdós 1843—1920）是該年代第一位西班牙小說家。他是想恢復十七世紀西班牙傳統小說的小說家。他的思想激進，是寫實主義小說家羣中的中堅人物，曾被推薦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九八年代」的作家無不受其影響。

，就是得自相異但最好的同伴。現在是到了該提到他們全體名字的時刻：加爾西亞·洛爾加 (Federico García Lorca) 、亞貝帝 (Rafael Alberti) 、箕剪 (Jorge Guillén) 、莎林拉斯 (Pedro Salinas) 、阿多那吉列 (Manuel Altolaguirre) 、伯拉多斯 (Emilio Prades) 、達馬梭·阿龍梭 (Damaso Alonso) 、狄聶古 (Gerardo Diego) 和路易士·席爾努達 (Luis Cernuda) 等。

我要再談談有關團結、交流和對立的問題，這是根據於我心靈深處的情感，也是強而有力跳躍於我多數詞句中的情感，我非常有效的用它來揣摩人和詩。詩人，勇敢的詩人，一直是位顯影師，實質上，詩人是預言家、先知，但是非常明顯的，他的預言不一定是未來的預言，因為，他也可能是過去，所以是不受時間性限制的預言，他是啓發者、燈塔、鬥士及玄妙地掌握命運鎖鑰的主人。

歸根究底，詩人就是比常人更多那麼一點的人，詩人雖有滿腦子的智慧，但是切不可驕傲自負，因為，很可能那一股不可理解的力量，一種由其口中表達出來的民族精神，傳統精神也許不是他的，而是將兩足插入大地，一股奇異巨流急湧上來，匯集在其底下，流遍全身，再自舌頭湧出，這時，大地自己本身——深厚的大地，揷足其上的軀體，不由自主，已變成燃燒的大地，永遠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詩人，便因此向高處發展，面向天空，用星座語言與宇宙共鳴交談，他的心胸中正感到一陣天體風。所有一切都變為親善與溝通，細小

的螞蟻，在那小碎片般的草地歇息著，與詩人並無異樣，詩人能了解他們，能探索他們聲音的秘密，連在隆隆的雷聲中也同樣能領悟出來。

我想，詩人不應由其金銀匠的工作來確定，其作品之盡善盡美，是其風格循序漸近追求的結果。若其呈獻的是粗劣或不恰當的外表，其信息就將毫無價值，空洞之處並不能由閃亮的未經琢磨的金屬品來填補替代。

有些詩人是屬於「少數派」的詩人，這是另一課題，不是表達而是起點問題。他們是藝術家，其特點是向知識分子說話，主題優雅嚴謹，偏愛完美，頌揚本性，是屬於我們細緻文明富有表情的個體。

另一批詩人是走向人類的本性，不注重優雅的區別，而注重實質上的結合。愛情，悲傷，憎恨或死亡，是堅定不變的。這些詩人是屬於激進派的詩人，他們所要談的是人類的最根本。所以，不可視為「少數派」的詩人，我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所以，身為詩人的我，應秉賦溝通的志向，要傾聽每個人的心聲，因為他的呼聲，在某些情形下，就是全體的呼聲，只不過藉助詩人的口中表達出來，這樣，詩人必須懂得其他語言。即使僅有局部的詩能譯出，但就那譯出的範圍，詩人獲得非凡的經驗，大大的有助於溝通他人和被他人了解。這樣的事情發生，讀者們好像未料到的奇蹟般，坐落在一種大部分不屬於他自己的文化中，從那裏可以自然地感覺到自己的心在跳動不停，交流起來，生活於現